

王森然研究資料

第二輯

文化藝術出版社

编辑说明

一、我会曾于1993年4月汇集出版了《王森然研究资料集》第一辑。随着研究工作的发展，现将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成果编集为第二辑出版，以供研究者参考使用。

二、这本《王森然研究资料集》第二辑，选录的内容有：王森然先生生前撰写的《汉裴岑纪功颂碑考》和1959年写的《回忆齐白石先生》；台湾作者关志昌发表在台湾《传记文学》上的《王森然（1895—1984）》一文；纪念王森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的部分发言；纪念王森然先生逝世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以及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和1996年在日本伊豆高原美术馆举办王森然画展的有关资料等。

三、值此本书出版的机会，谨向日本《日中友好王森然纪念会》理事长冈田正孝，荣誉理事大村智（日本北里研究所所长，著名医学博士），理事对中如云（日本伊豆高原美术馆馆长）等日本朋友对王森然学术研究给予的热诚支持和山西运城王森然学术研究会长期同我会协作和资助，致以衷心感谢。

四、王森然的研究工作正在拓展，我会热切欢迎社会各界学者们参与和指导，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心支持。

中国王森然学术研究会

1996年10月24日

目 录

- 汉裴岑纪功颂碑考 王森然 (1)
回忆齐白石先生 王森然 (9)
王森然 (1895—1984)
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一期 关志昌 (32)

王森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发言

- 贺电 刘润涛 (41)
世纪巨人的脚步 马文瑞 (42)
一位为时代而献身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纪念王森然先生一百周年诞辰 李希凡 (46)
贺诗四首 史衍青 (49)
我的回忆 吴祖光 (50)
生命之美
——王森然诞辰一百周年感怀 张 行 (52)
王森然先生对妇女史的贡献功不可没 齐文颖 (54)
永久的怀念 马 沐 (57)

纪念王森然同志逝世十周年 学术研讨会发言

- 王森然同志逝世十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开幕词 刘润涛 (61)
罕见和伟大的哲人
——纪念人民民主之声的代表者——中国王森然
..... 援西公武 (65)
里程碑意义的扛鼎之作
——王森然的新国文教育观 顾炎初 (73)

革命文学的播火者

——从《文学新论》看王森然教授的早期文学思想

想..... 李如鸾 (77)

不容忽略的审美灵魂

——《文学新论》与王森然的美学思想..... 杨 扬 (85)

文艺青年之路

——重忆青年导师王森然 1930 年的讲演 朱及群 (96)

时代前列的先行者

——王森然先生——现代文化史上的巨人

..... 冈田正孝 (102)

一部中国晚近代学术史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内涵浅论 ... 辛冠洁 (107)

近代思潮之明鉴

——重读王森然著《近代二十家评传》 孙美兰 (114)

永远的历史价值

——王森然与传记文学 高增德 (124)

继承卓越先驱者的遗业

——创造出日中两国文化坚如盘石的历史 ... 迁阳三 (133)

中华奇才 一代宗师

——卓越的教育家、革命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王森然

..... 木 铁 (138)

燃烧着的生命之火

——作为美术家的王森然 郎绍君 (155)

劫后芳菲带泪开

——读王森然先生画记感 杜哲森 (165)

斗士·学者·艺术大师

——王森然先生的人与画 吴小昌 (170)

1996 年日本伊豆高原美术馆举办 《中日友好王森然先生书画展》

刘澜涛同志为王森然赴日画展贺词·····	(179)
王光美同志为王森然赴日画展贺词·····	(179)
徐敦信同志为王森然赴日画展贺词·····	(179)
中日友好王森然纪念会荣誉理事江上波夫 为王森然赴日画展贺词·····	(180)
王济夫同志为王森然赴日画展贺词·····	(181)
中国著名书画家张仃先生为王森然赴日画展贺词·····	(181)
《中日友好王森然先生书画展》前言·····	(182)
东瀛回响 ——《中日友好王森然先生书画展》观众留言摘抄 ·····	(185)
《中日友好王森然先生书画展》目录·····	(187)

1989 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王森然遗作展》

刘澜涛同志在《王森然遗作展》开幕式上的讲话·····	(193)
王济夫同志在《王森然遗作展》开幕式上的讲话·····	(194)
靳尚谊同志在《王森然遗作展》开幕式上的讲话·····	(195)
1989 年《王森然遗作展》前言·····	(196)
生命的续曲 ——1989 年清明中国美术馆抒怀·····	(197)
无中国之腐朽 有中国之精神 ——《王森然遗作展》观众留言摘抄·····	(200)

汉裴岑纪功颂碑考

王森然

古之碑制有二：一宫庙中之碑，所以识日景，祭时用以丽牲者，《仪礼·聘礼》郑注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礼记·祭义》曰：“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郑注曰：“丽，犹系也。”一圻间之碑，葬时用一下棺者，《礼记·檀弓》公肩假曰：“公室视丰碑。”郑注曰：“丰碑斲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官以绋绕。”孔疏曰：“绋，即缚也。以缚之一头系棺槨，以一头绕鹿卢，既訖，而人各背碑负缚末头，听鼓声，以渐却行而下之。”《丧服大记》曰：“凡封用绋去碑负引。”郑注曰：“封，周礼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作斂，棺之入坎为斂，与斂尸相似，记时同之耳。凡柩车及圻说载除饰而属缚于棺之槨，又树碑于圻之前后，以缚绕碑间之鹿卢，挽棺而下之，此时棺之窆，使挽者皆系缚而绕要负引纵之，备失脱也。用缚去碑者，谓纵下之时也。

又《聘礼》郑注云：“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徐锴谓庙碑非石，《仪礼经传通解》谓下窆之碑用石，与郑注异。）而后来更刻以文字。《说文》曰：“碑竖石记功德。”（小徐本）刘熙《释名·释典艺》曰：“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被其上引下棺也。臣子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为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文心雕龙·诔碑篇》曰：碑者埤也。上古帝皇记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王迹于弇山之名，亦古碑之意也。又宗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

牲，未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徐锴《说文系传》谓古宗庙立碑，以系牲耳。非石也。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德，则此从石碑字，秦以来制也。由此而知，后世之神道碑，盖起于悬棺，铭勒功德者，盖始于宗庙丽牲之碑也。汉裴岑之纪功碑当从后说。

袁枚《随园笔记》有云：“碑，补史所不及。”按碑之补史所不及者，如孙叔敖名饶，薛仁贵名礼，欧公以为非碑则人不知。史称王稚子为温令，而碑云：“为河内令，令外有上谷府卿祝，其卿县之官河南尹，下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莲勺左卿有秩池。”皆史所无。《金石录》载东汉繁阳令杨君之政，足为循吏，而史书无其人。华山庙碑，汉武帝封禅有存山殿，望仙门，皆《汉书》所不载。邯郸淳陈元方碑以何进荐拜五官中郎，而《后汉书》本传以为董卓入洛就家拜为此官。宋广平碑称公雅好谐谑，不事于庄，安西郡护赵含章贿事发觉，簿上无公名，公奏明皇曰：“赵贿偶不及臣门，非不受也。”此事《唐书》本传所不载而见于颜鲁公所书碑侧。卢怀慎碑，言怀慎本名德慎，卒开元四年，而《新书》乃称临卒语宋璟以上享国日久之语，年代不符。太宗功臣，史称图形凌烟阁，而河间元王孝恭碑言图形戢武阁。他若柳敏孝廉韩仁循吏，史多遗载。若汉裴岑纪功颂碑，称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云云，《后汉书》所无也，使非此碑，则岑功没矣。可知此碑价重连城，弥足珍贵也。

汉裴岑纪功碑，据新城王晋卿（树枏）先生《新疆访古录》载：谓碑在镇西北二百馀步，关壮缪祠西阶下，徐氏松度以虎彪尺，碑高四尺三寸，宽一尺八寸，六行，行十字，隶书。其文曰：“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寿，斩馘部众，克敌全部，除四域之戾，蠲四郡之害，边竟艾安，振威到此，立德词以表万世。”《金石图》云：“碑在西塞巴尔库尔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以碑上锐下大，孤笋挺

生，望之如石人故也。雍正七年，大将军岳钟琪移置将军府，十三年撤师，又移置汉寿亭庙。”《两汉金石记》云：“是碑土人有重刻者，其真本多为榻手描失，故真本亦往往不同，然必其有描失之痕者，乃是真本，若其无描画之迹，而有失误者，则非真本。”

朱真谷云：“是碑以篆为隶，然是由篆变隶之渐，汉碑多如此。”庆即灾字，变灾为庆，犹寓作腐也。重刻本，或讹作疾，而《金石图》误因之。牛氏又讹艾为义，文义乖违，此其最甚者也。盖摹本既非一本，如兵字之上半，裴振表字之下半，诸榻本往往有误，而未有若牛氏所摹之尤甚耳。

四郡者，即所谓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也。延光二年，尚书陈忠上疏云：敦煌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是也。敦煌太守，本以治西域事，而呼衍王在北为之犄角，其在前则阳嘉四年，呼衍王侵车师后部，汉发兵救之，掩系于勒山不利者，即敦煌太守也。其后元嘉元年，汉吏士四千余人出塞，至蒲类海，呼衍王闻而引去，汉军无功而还者，亦敦煌太守也。惟是年云中裴岑斩馱部众为前后罕见之绩，而史顾阙焉何也？是碑重摹之本，亦在巴里坤，未可以得自塞上者，遂为真也。长沙顾芦汀文锺重刻于济宁者，乃作立海祠，盖亦非从真本出耳。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云：按汉自安帝以后，北匈奴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及班勇为长史破平车师，西域稍通。顺帝阳嘉四年春，呼衍王复将二千人攻后部，破之。当是时呼衍之势日张，岑能以部兵诛之，克敌全部，纪功勒石，可谓不世之奇绩矣。而汉史不著其事，盖其时朝多秕政，妨功害能者众，而边郡之文簿壅于上闻故也。申兆定《汉碑文字跋》云：考《汉书》顺帝永和二年二月，鲜卑寇辽东，护乌桓校尉耿种率南单于击破之。六月，西域长史班勇、敦煌太守张朗讨焉耆、尉黎、危须三国，破之。兹无裴岑克敌之文。夫将兵克敌，诛其名王，厥功伟矣；乃见遗于史官，功名显晦，岂非命

乎？

《金石萃编》云：按是碑在巴里坤城西北三里关帝庙前。巴里坤，今已译改为巴尔库尔，亦为巴尔库勒，于前汉为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地。后汉属伊吾卢地，后魏属蠕蠕，隋属伊吾郡，后入突厥，唐属伊州伊吾县，明属瓦剌，详见《西域图志》中。其地西北，山麓湍泉竞发，分为三支，汇入于巴里坤淖尔，即汉蒲类海也。碑称永和二年，为后汉顺帝十二年，史传不著其事，盖当时敦煌郡人为裴岑建祠而立，乾隆二十二年平定伊犁，裘文达公奉命按行其地，亲见是碑，得拓本归，遂显于世，后求者颇众，戎卒模榻以为利，好事者恐其刳损，刻一本以代之，故近榻非真本也，先生初在关中，其门人申子兆定，重摹一本，勒石碑林，苍劲几乱真，故亦为时所爱，申子又尝重摹东汉仙集留题字，即刻于裴岑碑阴云。案徐氏《西域水道记》作海祠，《西域图志》作德祠，先生谓曾见余松岩大令培森得道光年间旧拓，系镇西张茂才家藏之本，碑文六十字，均明晰，惟德海二字，漫灭不可甚辨。

又据长沙郑业敦君觉《独笑斋金石文考》，谓呼衍王者，匈奴之名王，呼衍其姓。《汉书·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师古注，呼衍，即今鲜卑姓呼延者是也。王深宁《姓氏急就篇》，亦以呼延为匈奴呼衍之裔，衍延通用字，《周官·大祝》，衍祭男巫望祀望衍。郑注并读为延。《诗·椒聊》篇，蕃衍盈升，《一切经音义》引为蕃延，是其证。《后汉·孝明纪》注，以呼衍为王号，误矣。

四郡皆属凉州，范史所称河西四郡也。《安帝纪》，永初五年，郝凉州河西四郡。《班超传》，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梁懂传》，将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骑。案四郡皆武帝得匈奴地所置。班史《西域传》，始筑今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据《武帝纪》，酒泉武威，元狩二年置。《地理志》注，谓酒泉于太

初元年，武威置于四年，非也。张掖敦煌，元鼎六年置，《地理志》注，谓张掖置于太初元年，敦煌置于后元元年亦非也。《后汉书·臧宫传》注，谓四郡为张掖酒泉武威金城。《班勇传》注，又谓为金城敦煌张掖酒泉。案河西四郡，不得数金城，其并数金城，为河西五郡，见范史《窦融传》，及《晋书·地理志》。

海祠者，立祠于蒲类海之上，故称海祠。《后汉书·南匈奴传》，匈奴俗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班史云匈奴俗日尚戊巳）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又明帝崩，窦太后临朝，单于上言，九月龙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载哀省察，盖岑既破匈奴，因夷俗立祠蒲类海上，一以尊天骄归向之方，一以张汉室声灵之盛，故言以表万世也。王述庵谓是敦煌郡为岑建祠，失之不考。

翁方刚《苏斋题跋》有云：汉永和三年，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隶书六行，行十字。牛氏《金石图》云：碑在西塞巴尔库尔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今移置汉寿亭侯庙，碑高五尺云。牛真谷云：此碑以篆为隶，予按此碑，乃是由篆变隶之渐，不可直目为篆也。内凡口字，皆于方寓圆，是为圆刻真本也。其摹本则直作圆笔耳。东汉石墨以永平六年，郭君王门之记为最古，次则汉画石刻内，有永建四年邵善君所题字，再次则此碑最古矣。此足与五凤二年石刻相证者也。往在馆下，与吾友钱坤一，褚左峨题此拓本赋诗，今四十年矣，后与黄小松桂未谷往复辨订，今又廿年馀矣。因为叔未题此，并识于后。壬戌五月望日。

丹徒严保庸撰《宝铁斋金石文跋尾》有云：右裴君纪功碑，无额。六行，行十字。巴里坤，西安府，皆有覆本。诸家辨证，王司寇《萃编》，言之详矣。按纪文达公《如是我闻》载此碑，云在巴尔库尔城外海子上。海子为冷龙所居，城中不得鸣夜炮，夜炮一鸣，则冷龙振动，天必奇寒。所谓海子者，汉子蒲类海也。当时吏民建祠，刊石于海子之上。故云立海祠。德字之讹，不攻自破矣。

赵绍祖《古墨斋金石跋》有云：裴岑不见《西域传》。按永建元年，班勇合兵击西域，呼衍王亡走，得单于从兄斩之，史美其功，今岑诛呼衍王以振国威，殆有过者。而史云，阳嘉以后，朝威稍损，何也？范史自言撰建武后事之异于前史者，为西域，皆班勇所纪。裴岑事在勇后，故不得系于篇末，而姑以意言之如此。然则史之所阙者正多也。

《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第七有《题汉裴岑纪功碑》诗云：天留绝塞一丰碑，万里铭功汉贰师。班勇西屯收郑善，甘英北略尽条支。史文待补笺臣瓚，隶法初开变相斯。栈谷梯山胥入贡，海陲阿必立丛祠。时岁戊辰，题斋中所有汉刻海祠真本之作，近倩友人孔未明重摹入石，为清仪阁古石刻之一隅，忆是时，漫书一过。道光丙戌十月十一日叔未张廷济。

纪文达《阅微草堂笔记》载：后汉敦煌太守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巴里坤海子上关帝庙祠中，屯军耕垦得之土中也。其事不见《后汉书》，然文句古奥，字画浑朴，断非后人所依托，以僻在西域，无人摹拓，石刻锋棱尤完整。乾隆庚寅，游击刘存仁摹刻一木本，洒火药于上，烧为斑驳，绝似古碑，二本并传于世。赏鉴率以旧石本为新，新木本为旧，与之辩傲，然弗信也。以同时之物，有目睹之人，而真伪颠倒尚如此，况千百年外哉。

《金石图》载：汉敦煌太平裴岑纪功碑，在篆隶之间，盖八分书也。吾子行云八分汉隶之未有挑法者。又碑在西塞巴尔库尔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以碑上锐下大，孤笋挺立，望之如石人故也。雍正七年大将军岳钟琪移置将军府。十三年彻师，又移置汉寿亭侯庙。

《两汉金石记》载：四郡即所谓河西四郡，武帝所置，此碑前则阳嘉四年，呼衍王侵车师后部汉发兵球之，掩击于靳山，不利者，即敦煌太守也。其后元嘉元年，汉吏士置千余人出塞，至蒲类海，呼衍王闻而引去，汉无功而还者，亦敦煌太守也。惟此云中裴岑斩馘部众为前后罕见之绩，而史顾缺焉何也？

《金石索》载：鹏按德祠作海祠，此翻刻之误，戾即灾，乃改疾，艾即乂，乃改为又，则《金石图》之更误也。兵字《萃编》作侯。

叶昌炽《语石》载：出关则有汉裴岑纪功碑。唐姜行本碑，皆在巴尔库尔城，即巴里坤。雍正中岳忠武公及大将军查郎阿出塞通道并得之。乾隆二十二年，裘文达公，奉命西行勘地，携拓本以归。汉碑为忠武移置汉寿亭侯庙，好事者覆刻一本，以应四方之求。吾邑顾芦汀文诒，重开一本，置之济宁学宫。关中申兆定，亦刻一本，置于碑林，苍劲乱真，为世所爱。

怀宁方小东《枕经堂金石跋》载：汉敦煌太守裴岑碑在今新疆巴尔库尔城西北三里关帝庙前。当日在其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以碑形质如人立故也。雍正年间大将军岳钟琪移置今所。相其碑制，高约今尺四尺二寸，广尺八寸五分，共六行，行各十字。文笔叙事简古，字在篆隶之间，雄劲生辣，真有率三千人擒王俘众气象。予幼习拓本早失去，此为咸丰乙卯十二月萨湘林都护特赠，云其官伊犁将军时，道过是地，亲自督拓，予细审视，非膺刻也。碑上正是海祠，以是地在汉为蒲类海，今名海子祠，在海岸故称之耳。他本作德祠，非描摹失真，即是伪作。都护云西来尚有焕采讲沙南侯碑拓本，容检出奉定，后竟未得沙南侯碑，予在瑞郡王西园曾见数过，字存二十，遭古壤丽，亦是奇作。

宝应朱士端《宜禄堂收藏金石跋》载：按《潜研堂跋尾》云：北匈奴呼衍王之势日张，岑以郡兵诛之，克敌全师。汉史不著其事，士端谓书法方整，边竟作边，《说文》正从此。

津门唐石父案碑书兵作戾，汉官印中作屏，又见苻秦广武将军碑作兵，今又获晋中书侍郎荀岳墓碣中有云：除尚书左中兵郎，其兵亦作兵，益可证文字之源。

此碑乾隆中，塞上有一膺刻，见纪文达《笔记》，金家旧藏一纸，字画粗肥，大异石本，海祠讹作德祠，因悟《两汉金石记》与《萃编》所据以入录者，殆即此本。同时诸著录家，惟牛

空山《金石图》，孙伯渊《德古文苑》，翟文泉《隶篇》，张叔永《未清仪阁题识》，所见本不误。若《平津读碑记》云：此本作滢，本是德字，后人误释作海耳。所说正与余家旧本同，不知石刻海字甚分明，无缘与德相混也。

余在绥远得此碑，惟寿字作等，而《访古录》未及，实为遗憾，庆作疾，可定为重刻本，艾字仍真，较牛氏所摹本为佳。兵字之上半有误，裴振表字之下半无异，是又重刻本之较善者。既作海祠，或即长沙顾芦汀文拱重刻于济宁者？可见重摹之本，亦在巴里坤，未可以得自塞上者，遂为真也，自非虚语。据王说既有海祠为证，盖亦非从真本出耳。不过依长沙郑氏说讹作德祠，则此碑海字，颇具价值，果为孰是？诚难言之。康长素谓千碑不易购，亦不易见，信乎然几。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后，小学虽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改经证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锄（定州齐彭城寺碑），或搜自官厨之石（闻贾使君碑得自某氏厨房），洗濯而发其光采，摹拓以广其流传，不过差之丝毫，则谬之千里，一失其真，则不足为贵。是尊碑购碑之不可不慎也。

尤有辩者，《汉书》以隶名，此碑非隶，俗名之为铁线篆，均不可解。王应麟谓自唐以前，皆以楷字为隶，欧阳公《集古录》始误以八分为隶，可见今之隶书，古名八分，但分之名称，又无一定，说辩纷纭，莫中一是。（《佩文斋书画谱》，翁方纲《隶八分考》，刘熙载《艺概》，各有主张。）是碑试不能以体例名之也。盖李斯作小篆，而文字一变，程邈作隶书，而文字再变，汉杂篆隶为八分，又于其时行草并出，而文字之变极矣。此碑精刻渊懿，古茂浑穆，雅饬博厚，兼而有之，其结体方整，尚有隆古遗风。丧乱以未，海内鼎沸，学术政治，相率弃先圣之法。而考究金石，操觚篆籀，乃复大倡厥风，使由是而穷搜经籍，探讨字书，未必非剥极而复之大转关也。

回忆齐白石先生

王森然

在我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对民族文化卓有贡献的齐白石先生，是驰誉国内外大名鼎鼎的绘画艺术大师。

我自1925年直至齐先生逝世之前，在三十余年的交往接触中，有机会见到他大量的绘画、印章、书法、诗作。齐先生耿直的作风、谦虚的为人、严谨的治学精神、高尚的思想情操和他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曾做过对齐先生的生平与创作的研究工作，撰写过关于齐白石先生的介绍和齐白石作品的评论，二、三十年代发表在晨报副刊，大公报艺术周刊和实报半月刊上，后又在《中国评论》上分上、中、下陆续发表了《齐白石评传》。初稿请齐老审阅时，齐老给我的回信说：“森然先生清鉴：承赐鄙人之小传，其中多过誉之辞。昨有友人胡适携之去，代为先行一读，有过之不及之事，必告余。过目时，有觉愧之语，自不客气，必删去。即当原稿奉还。……”齐先生之如此率真，如此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使我非常感动。

为了表示对齐白石先生的无限怀念，我写了这篇拉杂的回忆文章，并向美术界提供一些研究齐白石的参考资料。

1925年“五卅”罢课以后，我因遭到绥远军阀蒋红玉的通缉，被迫从绥远五族学院回到北京，住在后门里嵩祝寺一个很小

的“宴宾公寓”里。除在民国大学、中国大学担任课程外，兼任“世界日报”、“晨报”、“实报”及天津“大公报”，“新民艺报”等报刊的编辑。我因要写一篇有关吴昌硕和陈师曾的文章，访问了齐白石先生。

这一年正是陈师曾先生逝世的第二周年，齐白石先生六十三岁，大病初愈。当时谈话的情形记不清楚了，只是谈到陈师曾和他的诗，他拿出几页信笺来说：“这是他（指陈师曾）给我的诗，你看看吧！”我看过后，抄在日记本上：

题齐濒生画册

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
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出乱云。
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
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似非所闻。
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
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潜庵喜齐濒翁至有诗索和因步原韵

小隐依南郭，萧然耽寺居；
有时随法喜，得他吾心切。
不时来佳客，小烹尝晚蔬；
一凉花带雨，解榻愿非虚。

题濒翁画四种

人世可怜虫，濒翁体物工；
栖栖草间活，昂首听秋风。（草虫）
蝶梦化春烟，庄生骨已仙；
灯蛾莫相效，终夜不成妍。（蛾）

衣薄五铢丝，弹冠富贵迟；
无人求墨本，劳尔抱空枝。（蝉）

酿蜜为谁甜，辛劳踏花片；
莫作曹蝇弹，亦非饭能变。（蜂）

以后我即离开了北京，到济南山东第一师范教书去了。事隔三十多年，印象已模糊，只有当时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段文字，在日记本上贴着：

“……当代名家，宜首推吴昌硕老缶，齐璜白石，朽道人陈师曾诸先生。……画之道，所谓宇宙在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吴昌硕寿逾八旬，齐白石年过花甲，均健壮如青年，非天以寿二公也，实乃辛勤劳动，得锻炼之道尔。……京都好画者，颇不乏人，竟有年未而立，画鸣一时，虽无他长，颇能善偷古人，白石翁谓长安市上卖柑者，或不能终此欺人矣。”（文章发表在一个晚报上，署名王松涛。）

十年后我又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实报半月刊第五期“人物志”上，署名“黑衣”。）

你如果走到北平西城北沟沿一带的时候，那真是十足地表现着“无风三尺土”的特色。整天不断地轰隆轰隆走着载重的火车，尘埃蔽天，假如我们一过几道街巷，保准眼针毛儿上都得落一层似乎带上霜雪的朦胧着灰尘，鼻孔儿里不大功夫即添上两块黑泥。尤其是跨车胡同里，这种凸凹不平的狭窄的路径，使你连呼吸都得停止住，就在这条南巷口的路西第一个大门里，住着一位年高七十五岁的老木匠，就是大名鼎鼎的齐白石先生。不知怎的他却单单地选择了这样一个

地方来住着，还十二分的表示着喜爱！他刻了一块茶碗大的图章，曰：“故乡无此好天恩。”

这座大门，是门虽设而常锁，如不是先从门缝里递进名片去，那无论如何是不开门的。大门洞的北墙上，挂着一块镶着玻璃的镜框，里边写着：“白石老人，心病复发，停止见客，若关作画刻印，请到南纸店接办。”进了院落，东屋三间是客厅，一条红漆的长约七、八尺的大画案，四把像中山公园茶座上摆着的藤椅。一张方桌上，放着一张装裱好了的镜心，用一座镜台装置竖立着：“特赏侍讲銜翰林院检讨礼学馆顾问官王闿运撰并书齐璜祖母马孺人墓志铭。”南墙上悬挂着一张王湘绮的遗像。下面靠着一面大镜子，装着齐先生放大的像片。周围还有几块镜子，排列在大镜子的旁边，一块上写着：“与外人翻译者，恕不酬谢，求诸君莫介绍，吾亦苦难报答也。璜揖。”另一块上写着：“心病复发，断难见客，乞谅之，若关索画及刻印由南纸铺接办可也。齐璜揖白。”还有一块上写：“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庚申秋七月直白。”旁有卖画及篆刻规例一纸，亦装在镜子里，写着：“余年七十有餘矣。苦思休息而未能，因有恶触，心病大作，画刻日无暇给，病倦交加。故将润格增加，自必扣门人少，人若我弃，得其静养，庶保天年，是为大幸矣。白求及短减润金賒欠退换交换诸君，从此谅之，不必见面，恐触病急。余不求人介绍，有必欲介绍者，勿望酬谢。用绵料之‘料半’，‘生宣纸’，他纸板厚不画。山水，人物，工细草虫，写意虫鸟，皆不画。指名图绘，久已拒绝。花卉条幅：二尺十元，三尺十五元，四尺二十元，（以上一尺宽），五尺三十元，六尺四十五元，八尺七十二元，（以上整纸对开）。中堂幅加倍，横幅不画。册页：八寸内每页六元，一尺内八元。扇面：宽二尺者十元，一尺五寸内八元，小者不画。如有先已写字者，画笔之墨水透污字迹，不